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然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卷一千八百二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一

閔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閔公名開莊公之子惠王十六年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世本作啓方

漢景帝諱

故為開也

庚惠王十

元年

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

申六年

蔡穆

十四年鄭文

十二年

曹昭

公

班元

年陳宣

三十二年杞惠

十二年宋桓

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

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

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於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

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

穀梁

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集說

啖氏助曰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即位之禮穀梁云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此說是也凡繼弑

君而行即位禮非也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妾也劉氏敬曰公羊曰誅鄧

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又曰既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弑般欲取及

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設使季子
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何謂不探其情乎孫氏
覺曰人君即位國家之大事也雖在危亂不過禮有
不具耳不應因亂遂廢其禮也公穀之說皆是朱
子語類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別有即位禮數不書即
位者此禮不備故也張氏洽曰閔公以幼為慶父
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於天
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
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
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案公穀謂繼弑君不言即位啖氏助釋之以為廢即
位之禮是也朱子謂君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
其意與公穀互相發明莊元年
辨之詳矣舊不書即位亦同

齊人救邢

左傳狄人伐邢官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

穀梁善救

邢也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渝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

人將卑

師少也

集說孫氏復曰桓未能帥諸侯以往故猶稱人王氏蔡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

也案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
則桓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狄又
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
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張氏
治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故於此書齊
人救邢以興之論語功歸管仲蓋管仲發其端也
汪氏克寬曰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孟
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縷冠而往救
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鬪也安
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耶 余氏光曰齊人救邢
說者猶以書人為譏桓公未力於救患此則求之過
深而反失之也桓公量狄勢之強弱不自
往救遣人救之春秋據實而書又何疑焉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

夏六月葬莊公
亂故是以緩

穀梁

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集說

汪氏克寬曰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弔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於外八月

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公穀作洛
齊地在今山東兗州府東

平州平陰縣界

左傳

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

穀梁

盟納季子也

集說

陳氏傳良曰閔公盟齊桓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弑以閔之見

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

吳氏激曰子般

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

此時慶父秉

外權哀姜為內主

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八歲爾孰能奉之出會伯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

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私計

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

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

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於

郎以待之若不敢背伯主之盟而使季友得以歸魯

者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春秋書之

所以著魯大臣之有謀也

程氏端學曰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爾故既盟而季子來

歸卓氏爾康曰趙子嘗謂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是時閔公八歲耳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魯之世臣有如衛石碏者告於伯主請復季友深得當時事情但哀姜慶父事與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於內以經傳推之時陳方為齊所厚且與魯交好季友又嘗一再如陳其出奔陳蓋有所托然則落姑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於齊桓耳

案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為請復季子孰請之耶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父既不欲請閔公又不能請故陳氏傳良謂國人為之吳氏徵謂國之世臣為之卓氏爾康以為陳方為齊所厚季友援陳人以請齊桓於情事亦合故竝存之

季子來歸

左傳

季子來歸
嘉之也

公羊

其稱季子何賢也其
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

其曰季子貴之也其
曰來歸喜之也

胡傳

案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
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

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
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

齊則是

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
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

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
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

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蓄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教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集說

杜氏預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

范氏甯曰大夫出使

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陸氏淳曰

趙氏云不言至異乎見執也啖氏云不言歸自陳齊命也又曰淳聞於師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

不違道也 而慶父未討 故公為落姑之盟

程子曰莊公既薨子般被弑國人方危
異其文以嘉之也

朱子語類曰春秋書季子來歸

恐是因舊史之文書之只是魯亂已甚後來季友立

得僖公再整頓得箇社稷起有此大功故取之與取

管仲意同又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

類當魯國內亂符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

理故魯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一書

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

陳氏傳良曰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

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何賢乎季子微季子

則慶父之墓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墓不成莊公

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

季子也張氏治曰邦之杌陧有親且賢孰不賴之

季友過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使召諸陳季子始歸春秋從諸侯兄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爲國之輕重而敘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家氏鉉翁曰閔公初年齊魯之三大夫皆字而不名季子也仲孫也高子也此諸侯大夫書字之著者也王氏元杰曰季子之忠魯國之安危所繫易蹇九三之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程子曰三以剛居正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言歸之辭也春秋爲賢者諱不書出奔欲旌其賢來歸書字聖人之情見矣汪氏克寬曰朱子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是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襃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苟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陳氏際泰曰來歸喜辭亦緩辭也

冬齊仲孫來

左傳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

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胡傳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辭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

忠也案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鄭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沫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

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
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
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

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集說

啖氏助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
孫案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陸

氏淳曰趙氏云非有成命也故不言使非有專也故

但曰來劉氏敬曰仲孫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

故

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

譏爾桓公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
憂之何問焉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

也誠苟親之何待焉交譏之又曰公羊曰公子慶父

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此乃慶父之身也未可以

稱仲孫且經實繫之齊若之何謂魯仲孫哉此不近
人情之尤者胡氏寧曰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
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斃者仲孫

之東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舉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 陳氏傳良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弑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憫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 張氏洽曰仲孫固有罪矣然其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遠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為猶有以異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 吕氏大圭曰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而罪自見矣 李氏廉曰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

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又曰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

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

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耿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東南有古耿城一名耿鄉城霍杜注永

霍州東北有霍大山今山西平陽府霍國也

辛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年衛懿九年
西七年蔡穆十五年鄭文十三年曹昭二年陳

宣三十三年杞惠十三年宋桓十二年秦成四年楚成十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杜注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

集說何氏休曰不為桓公諱者功未足以覆比滅人
之惡也杜氏預曰陽國名蓋齊人偏徙之

啖氏助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強力
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家氏鉉

翁曰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彊其所不欲之辭也程氏端學曰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為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者假之而已汪氏克寬曰齊人遷陽以力逼而遷之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鄭遷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繼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卓氏爾康曰唐孔氏以與宋人遷宿文同然宿界於宋魯魯侯侵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間魯亂不假疆場之事遷人附庸以自封殖異於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附錄左傳春號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公羊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

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

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傳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

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大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比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

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集說何氏休曰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據禘於大廟不言周公祫僖公不言僖宮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於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杜氏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莊公喪制

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曰禘非禮也吉禘亦非禮也于莊公亦非禮也劉氏敬
氏閔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葉氏夢得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縿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應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未升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朱子論語集注曰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又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祔祭止於大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饗是也又曰程

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出自立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以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祫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 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張氏洽曰魯禘非禮也雖先王所賜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寢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楊氏復曰閔公喪未畢竊祫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祫之禮始秦僖公八年用祫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祫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祫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祫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用之於莊公又祫於大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吳氏澂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祫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祫于大廟皆失禮

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告禘之說三傳皆知喪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崇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亵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嚮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嚮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嚮無可疑也至於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辨甚明又案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氏克寬曰公羊文二祫祭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今案公羊言大祫之禮曾子問乃時祫之禮 王氏錫爵曰祫禮當行于大廟今祫于莊公此失禮中之失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禮樂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 賀氏仲軾曰禘吉禮故言吉禘禘他日不言吉而此言吉者對喪言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

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
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於武闈

公羊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
隱爾弑也孰弑之寔父也

穀梁
不地

胡傳

案左氏慶父使卜齣賊公於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

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集說

孫氏復曰不言慶父弑者內諱弑故弑君之賊皆不書焉不地者義與隱公同

劉氏敬曰公

薨何以不地弑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而葬慢也非臣子之事也又曰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宮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左氏以崔杼殺齊太史為虐是史不當諱國惡也齊晉皆大國史官皆良士見稱於聖賢以不諱國惡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也又曰二年公薨公羊云云說同元年又曰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

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為義乎陳氏傳良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弑公於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張氏洽曰凡人發其祖父之罪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言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矣鄭氏王曰弑君之賊討則書葬慶父雖縊不以賊討猶不討也汪氏克寬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

况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薨之後鉄鉞之誅顯然於筆削之間矣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孫遜音

穀梁

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胡傳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

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親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肇卜騎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

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懲乎春秋以復讐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集說何氏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不如文姜故去孔氏穎達曰賈服之說皆以為文姜殺夫罪重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吳氏激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慊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汪氏克寬曰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蓋哀姜習聞文姜淫交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

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
弑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
致之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於宗國不
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
絕之之意已著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
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
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姊叔姜
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
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魯地夷杜注

穀梁慶父不復見矣

胡傳公子出奔

譏失賊也

集說趙氏匡曰慶父弑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威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

陸氏淳曰穀梁

云其曰出絕之也案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

孫氏

復曰公子慶父夫人姜氏同惡之人也夫人

孫于邾故慶父出奔莒蘇氏轍曰叔牙之死也曰

公子牙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不見故可以言

卒也慶父之罪見於出奔矣不可復卒也

高氏閔

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

慶父實弑公者陳氏傳良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

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張氏洽曰慶父與哀姜謀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

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

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於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於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閔不書葬歟李氏廩曰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又曰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為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汪氏克寬曰慶父繼弑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寘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輦卜齧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而不得

不奔爾然魯人求慶父於莒既至而縊當書刺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約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教比而削其喪歸以絕之歟邵氏寶曰魯無弑非無弑也凡弑曰薨或曰卒魯無殺非無殺也凡殺曰刺或曰卒魯無出非無出也凡出曰孫或曰如為國諱禮也

案季友內執魯政外有齊援閔公被弑既不能救又視慶父之奔而不能討胡傳以為譏失賊者是也若以難易遲速之幾為季子解則失討賊之義矣恐非經旨

附錄左傳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為

冬齊高子來盟

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公羊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

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

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

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

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穀梁

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胡傳

子者男子之美稱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

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

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無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

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集說杜氏預曰蓋高僕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范氏甯曰齊侯不討慶父使魯重罹其禍今若高子自來非齊侯所得使也猶屈完不稱使也。孔氏穎達曰盟立僖公必僖公共盟不言公及齊高子盟者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宋盟皆不言公及則不書公者春秋之常也晉荀庚衛孫良夫竝為來聘既行聘禮更與公盟非是直為盟來故聘後別言及耳。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也義與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楚子使義同劉氏敵曰公羊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

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齊大夫盟于既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又曰齊桓公驕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李氏廉曰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別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於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曰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

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汪氏克寬曰仲孫高子
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
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覲魯國之虛
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書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
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况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
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
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
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錄未若高子之安危繼
絕有庸於魯爾又曰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
高子定難而存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國皆美之也
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褒貶不同者
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
必考上下文而觀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

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

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

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因史華

龍涓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

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丈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

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

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

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榮澤杜注當在河北與鄭州之榮澤不同

共滕

杜注衛別邑

曹杜注衛下邑孔疏云當在河東

近楚丘也

胡傳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

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

奕曰必若此言仲尼

刪詩如牆有茨鶡之奔

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

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比載衛

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

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

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

達不以國風進讀者

殊失聖經之旨矣

集說

范氏甯曰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封衛則衛為狄所滅明矣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

桓公不能救故為之諱
伐衛之事以為衛滅而遷都也然春秋但書曰入者
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
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
楊氏時曰衛
之淫恣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
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陳氏傳良曰滅而書入不以
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
者也有乘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
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張氏洽曰衛之滅非特
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耽樂忘政
習貫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
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
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
所以止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纔五十年論
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蔓則滅可
不戒哉
汪氏克寬曰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

孫氏覺曰案左氏載狄人

春秋但書曰入者

不能攘狄故為之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却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

又春秋之

變例也

案狄入衛范氏甯陳氏傳良與孫氏覺各主一說汪氏克寬兼株而折其中情理俱合甚得經旨當為正解

鄭棄其師

左傳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
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
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穀梁

惡其長也猶不反其
衆則是棄其師也

胡傳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
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

師旅

翹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

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
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

咎

鄭伯何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
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

明黠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

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
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
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

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其
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
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

失君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之高氏聞曰鄭

伯以百姓之命授非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

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

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

曰君不知之當自罪爾況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

獨陷其身且棄其民乎陳氏傳良曰高克奔陳不

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大叔不書奔

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張氏洽

曰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蓋一體也今以欲遠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闢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矣吳氏激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鬪之事而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汪氏克寬曰左氏不言禦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實無却狄之志也又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爾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附錄左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家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
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
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
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
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
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
狐突歎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東之旗也故
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
度今命以時卒閼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
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閼之尨涼冬殺金寒

決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猶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
師者受命於廟受脰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
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竒無常金玦不
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
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
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
可昔辛伯諭周桓公云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
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
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
罪也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
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
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二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傳說彙纂卷一千八百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二

僖公

集說

楊氏士勛曰魯世家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以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惠王十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

戊八年

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

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

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公羊

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繼弑君不言

即位正也

言

集說何氏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劉氏敞曰左傳曰不服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弑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麤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又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案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

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

公羊 救邢救不言次此其

言次何不及事也

穀梁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

以其不足乎揚
不言齊侯也

胡傳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

者於罪為大

集說 范氏甯曰小國君將稱君卿將稱人不得稱師言師則是曹伯也曹君不可在師下故知是齊侯孔氏穎達曰公羊稱不與諸侯專封故變稱師爾此時方始救邢邢本不滅何以言其封也啖氏

助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下書次雍榆罪叔孫之慢命也趙氏匡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案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劉氏敞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譏何譏爾次于聶北救邢言以為名而已矣非救人之道也又曰穀梁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程子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

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高氏閱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者，其救難不速也。陳氏傳良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宿師聶北，玩寇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張氏洽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之規，每主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黃氏仲炎曰：邢有狄患三年矣，齊嘗一救之，不足以退狄師也。至此再救之，以三國之師沛然有餘力矣，而猶待於聶北之次，邢不勝困以遷其國，然後城之。此謂不誠於救者也。不誠於救而不得不救者，孟子所謂假仁者也。家氏鉉翁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救三國以美其救，不

沒其實也 吳氏激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於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 鄭氏玉曰曹伯公穀作曹師以下文城邢書曹師則此當從公穀 李氏廉曰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微齊侯皆非 汪氏克寬曰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急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案春秋據事直書釋經者因文考實以見褒貶之意若文既不與何由知其實與乎公羊謂實與而文不

興者非也楚丘緣陵亦同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作陳儀後同
今直隸順德府邢台縣西有夷儀

城元和志云在縣西一百四
十里俗謠為隨宜城是也

左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

公羊

遷者何其意也遷
之者何非其意也

穀梁

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
者也其地邢復見也

集說

何氏休曰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
險阻晝者譏之也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

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其後為衛所滅是

也孔氏穎達曰傳稱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

則是諸侯遷邢也而文作邢自遷者以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邢遷于夷儀許遷于白羽者皆是其國之意自欲遷之宋人遷宿齊人遷陽者他人強遷其國之意不欲遷也 陳氏傳良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書曰某人遷某罪遷之者也書曰某遷于某罪遷者也以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桓文亦受其咎矣 張氏洽曰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邾鄅鄅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傳 諸侯城之救患也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公羊 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

穀梁 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胡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
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
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
之所與乎列國衰微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
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

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集說高氏閔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救邢功也聖
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過不相掩是

之謂王法張氏洽曰案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
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定必遺後患桓公因其既遷

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合於救患
分災之禮故再敘三師以見入春秋以來悉力存亡

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
吳氏數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

城夷儀而曰城邢也 李氏廉曰齊伯之編外城三
邢也楚丘也 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
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成周無譏 汪氏克寬曰狄
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
衛而至於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胡傳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

也侯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于師曰哀姜之醜行亦已甚矣齊為霸主安得而捨之書曰齊人以歸所以為

桓公諱也

高氏閔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

齊而桓公許之

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

張氏洽曰

書薨于夷者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為魯誅其罪而以喪歸齊可知矣

自文姜弑桓公

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十年間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

舉方伯之職

慶父哀姜皆誅死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比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

自齊桓既伯之後

諸侯無敢有弑君者僅魯有弑閔

一事然亂賊逼誅無得幸免伯政之有功於世道也

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興石碏殺厚義

同 汪氏克寬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
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
理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
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也
王使榮叔歸舍且贈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
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
在以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
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爾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
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
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
賊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為已甚然先儒謂武
后墓唐唐之臣子猶當廢為庶人而戮之況齊桓而
不可殺哀姜乎 金氏賢曰哀姜與弑二君幾於亡
國罪大惡極齊桓誅之于夷是也而以其尸歸於齊
非也齊桓以其尸歸于齊此魯僖之所以請也魯僖
之請子無離母之義似也然夫人得罪宗社義所不

容絕而不請是能權恩義之輕重而歸之以正也齊桓即其死所以葬之勿許魯請是伯主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今誅于夷而復歸於齊因魯請而遂致於魯使已絕之人復享小君之禮配莊公之祀則典禮紊而大義乖矣陳氏際泰曰哀姜之罪降於文姜而哀姜不免焉桓何以獨寬於前也曰方經營之初而未之逮也

楚人伐鄭

荆始

書楚

左傳

楚人伐鄭
即齊故也

胡傳

楚稱人
浸強也

集說

杜氏預曰荆始改號曰楚孔氏穎達曰比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云

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年改孫氏復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稱荆二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張氏洽曰荆至是稱楚者蓋荆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駿駿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但以州稱及熊頹即位令尹子文得政改號曰楚自此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則以為駿強何也蓋來聘嘉其慕義故曰進之侵伐汪氏克寬曰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之此稱人著其陵暴故曰侵強也趙氏恒曰此荆稱楚人之始稱楚其自改也人則春秋人之前乎此者舉號以

為常中間雖或稱人乃因其慕義而進之也自此稱人以為常無復舉號矣又其後稱子以為常中間稱人乃貶辭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勅呈反公作打 檉杜

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檉城即檉城也

左傳

盟于檉謀救鄭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書會于檉傳言盟于檉檉即檉也而經不書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檉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其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其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張氏治曰今案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謀制楚十全之策也家氏益翁曰經言其會傳言其

盟其會也謀救鄭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召
陵之師權輿於此陳氏深曰是時楚伐鄭其勢方
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敗必邁反偃公作纓偃當在山東兗州府費縣南

左傳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虛丘杜注邾地服虔以為魯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界

胡傳檼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
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檼又敗邾師于偃此

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集說高氏閻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
會而敗其師非禮也張氏洽曰方是時楚人

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檉以謀之曾未兩月僖公
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霸以僥一時之利足以
見僖公無政刑矣齊桓新拊存魯國而擅興師之罪
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亦足以見霸政之不足以一人
心矣書敗邾于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僖無保邦之道
亦見桓公霸威之不立也家氏茲翁曰繼檉之會
而書公敗邾師責魯之棄信而忘義也季氏本曰偃
邾地魯兵至邾敗其出禦之師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孥

敗必邁反鄆力

知反公作犁穀作麗孥女居
女加二功鄆杜注魯地

左傳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
子之弟罕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汶陽田杜注汶水北地定十年齊人歸鄆謹龜陰
田三邑皆汶陽也其地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境

公羊

莒挾者何莒大夫也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汶

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渙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輶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穀梁莒無大夫其曰莒挾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挾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

胡傳

案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反舍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

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比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傳言莒子之弟而經不書弟者。諸侯之臣為卿。乃見經。見經則備。書名氏。若言莒子之弟。擎則是為卿之備文。此不書弟。見其非卿也。劉氏敬曰：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擎與鄭詹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耶？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貶者。亦何可嘉而春秋說正法書之乎？蘇氏轍曰：凡徒執曰執兵。執曰獲。諸侯戰而死曰滅。生曰獲。大夫生死皆曰執。獲。高氏閔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

師詐戰以毒鄰國無罪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所以深責之也獲孥所以絕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也莒人納焉賂而後歸之魯於是敗其師獲孥而魯之內難始定趙氏與權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攘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李氏庶曰春秋書獲六始於此又曰季氏有費始此汪氏克寬曰左氏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比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爾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季氏本曰凡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獲必兼言之師與大夫敵也邵氏實曰俘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魁曰獲在醜曰俘執獲異乎名異而實同在

會曰執在陳曰獲 王氏錫爵曰自此費叔之季友而私門之強遂蔓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曰隆其爵秩而已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夫 人何以不稱姜氏
貶曷為貶與弑公也

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胡傳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妻也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

集說 何氏休曰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別逆順也致者從書薨以常文錄之 杜氏預曰僖公

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喪至也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絕之於魯僖公請其喪而還孔氏穎達曰齊人治哀姜之罪取而殺之則位絕於魯非復魯之夫人其死不合書之於策以僖公請而葬之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故具書於經薨葬備禮公羊傳曰曷為不於弑焉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案禮之成否在於薨葬何以喪至獨得為重孫氏復曰孫子邾不貶比而貶者孫子邾不貶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劉氏敬曰杜氏曰不稱姜閼文非也夫人孫子齊不稱姜氏亦閼文邪穀梁曰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耻則非春秋所諱矣又曰哀姜與乎亂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羣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

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
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
以見焉 蘇氏轍曰不稱姜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
姜氏以為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
以不稱姜也 高氏閔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
請之是魯不忍絕之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
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
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葬 張氏洽曰案傳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
葬之今乃自齊至魯也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
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無嘗乎
故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之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

王氏元杰曰哀姜惟箇不飾與弑二君大義已絕不
可入廟魯不當請齊亦不當歸也齊以大義誅之魯
以私意請之絕於前而請於後魯之過也誅於始而
歸於終齊之失也 李氏廉曰齊殺哀姜公毅劉氏

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案夫人書氏不稱姓貶哀姜也哀姜之貶不於孫邾者罪止於殺子則子無離母之文也不於薨者伯主之法既行則義可以止也不於葬者既請其喪不容以不葬且一貶不再貶也故獨於喪至焉貶之也公羊謂莫重於喪至則薨葬不得為輕胡傳謂不稱姓者殺於齊則何不於薨去其姓皆非經旨再考仲子成風不稱夫人正其名分也文姜哀姜不稱姓氏絕其屬籍也或則以王命之僭而正之焉或則以伯令之行而正之焉獨文姜之絕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之時而正之焉文姜之罪浮故竝去氏

癸亥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八年晉獻十九年衛文二年

宣三十五年杞惠十五年宋桓二年
十四年秦穆二年楚成十四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丘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

里隋衛南廢縣即古楚丘城也

案此楚丘之在北者與戎伐凡伯之地不同

左傳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

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爲桓

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

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

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

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胡傳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賓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

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說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

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諸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

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不言城夷儀而言城邢邢已遷也
言城楚丘不言城衛衛未遷也

孫氏復曰比

會檉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者桓公怠於救患諸侯不一也然則善與非善也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

亡而救之之善也

劉氏敞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

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

封之是擅王命也

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

評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也

又曰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

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

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爾

爾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

以正待人而已矣 高氏閔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於王可也豈得自專哉朱子曰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績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 陳氏傳良曰諸侯之城楚丘而封衛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何諸侯之使義不得專封不以專封衛累桓公也以魯辭書之使之若諸侯同欲然 張氏洽曰案衛滅之後齊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曹其年戴公卒文公立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今此書城楚丘蓋分板築之役於諸侯而魯往城之也桓公極救衛人之功至使衛國忘亡而春秋無一辭以美之者桓公雖有存亡繼絕之大德而春

不免專天子之大權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於此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之往城所以抑伯權而尊王室其義微矣 吕氏大圭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書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 汪氏克寬曰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略之使若魯自城爾又曰僖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矣又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掩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

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
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戌陳
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戌陳歸粟于蔡
之例也然曰戌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
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備責之
也歟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逭其責
矣卓氏爾康曰不言齊不舉諸侯第曰城楚丘者
爾時齊桓公以伯命令諸侯版籍畚插各自受功各
自令衆諸侯奉齊之命第從本國往
衛非與諸侯同行不得書諸侯也

案邢自遷而城之則是助其版籍賴未有以見其
專封也故邢書遷書城城楚丘而遷衛焉專封著矣
故書城而不書遷然書城邢而不
書城夷儀則亦不與專封之意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

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集說

高氏閻曰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

吳氏徵曰哀姜有罪齊桓以伯令誅之

者義也

然姜實莊公之正配僖公之適母也子無紂

母之道

故僖以小君之禮葬之也

程氏端學曰姜氏淫逆得罪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

人受之葬之

以禮又別為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

有宗廟矣

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

季氏本曰先

儒皆謂哀姜僖公之嫡母子無紂母之義得用小君

之禮寫意既得罪於夫宜絕於宗廟

以私禮葬可也

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下陽杜注號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

五里又三十里為故下陽城

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十

左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

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軒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城

公羊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

不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

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歲歲之外府馬出之

內庶繁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

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

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以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號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歲之外府取之中庶而置之外庶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

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胡傳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繡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

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號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晉侯貪而忘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為上公受人之賂遂其

強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為首焉此與齊國夏首圍戚義同

徐氏彥曰號之滅由於下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劉氏敞曰夏陽號之邑也其言滅何國舉也國舉矣則曷為書夏

陽言號之所以為號者恃夏陽也且君存焉滅國多矣何為獨言乎號之恃夏陽見非獨號之恃夏陽也

虞亦恃焉滅夏陽二國喪矣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號號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高氏閔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凌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號

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胡氏寧曰春秋誅惡皆罪其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 張氏洽曰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號文王弟號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又曰晉武公以曲沃伯墓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吞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號為鄰自莊公末因號人侵晉而謀於士焉以圖號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號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號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 吕氏大圭曰州吁告於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號序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

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主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趙氏鵬飛曰晉納賂於虞特假道而已初不會虞同伐虢也虞公利虢危從晉而要利焉則伐虢者晉而滅虢者虞也故聖人序虞為首以正其罪家氏鉉翁曰晉滅姬姓諸侯又天子之上公王不命伯主以救伯主亦視非已責桓公知邢衛同盟當救置虞虢不問春秋於桓有責也李氏廉曰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

案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苟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其說已著於當時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作貫澤江國在汝南安杜

陽縣括地志云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
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 貢杜注宋地梁國蒙
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貢字相似今山東兗州
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

左傳

秋盟于貫

服江黃也

公羊 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
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
則以其餘為
莫敢不至也

穀梁 貢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
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
侯皆來
至也

胡傳 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引焉江
黃者其東方之興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

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集說

杜氏預曰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張氏洽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

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孫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趙氏鵬飛曰桓公之

謀誠可謂遠矣北杏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接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趙氏鵬飛曰桓公之謀誠可謂遠矣北杏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接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趙氏鵬飛曰桓公之

而伐楚何患不克而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何哉

蓋師出萬全伯主之舉也諸侯之師固足以鬪其前

而楚彊且銳無以拒其後則未足以制其死命故必

進不能勝退不能守尚何恃而不屈哉此桓公所以

必得江黃而後伐楚也今其至也必盟以結其心江

黃之心固則伐楚之功成矣

趙氏與權曰楚強於江

江漢若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弱役強聞
侯國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
桓公之伯亦盛矣惜乎為德不終卒滅於楚亦可傷
也齊亦病矣李氏廉曰江黃始至于貫又至于陽
穀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
年汪氏克寬曰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
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
侯在會而經不書者蓋列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
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
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
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蓋推言其勢之若是
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季氏
本曰江黃楚之東北境可出兵以截齊
後者也得江黃則師無左顧之憂矣

附錄左傳
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

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
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多魚杜注地名闕桑田杜注虢地在弘農陝縣
東北今河南陝州靈寶縣西二十五里稠桑驛即

其地也

集說王氏錫爵曰虢之亡固不繫於敗戎也是時
下陽既失即畫地而守之其能為晉禦哉

冬十月不雨

公羊何以書
記異也

穀梁勤雨者
勤雨也

集說杜氏預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范氏甯曰言
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孫氏

覺曰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過時不雨則加自文
以別之僖公三時不雨而首時皆志者穀梁謂之閔
雨僖公有恤民之心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於物春
秋據舊史書之以見其有志於民也張氏洽曰書
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也止書首時自酉
至亥三月皆不雨也趙氏鵬飛曰書不雨者二書
一時不雨或累月不雨者譏其無閔雨之心也書月
不雨者喜其有憂民之心也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
一時不雨也一時不雨而公不問荒於政矣文二年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累月不雨
也累數月不雨而公不知急于政矣惟僖公之世三
書不雨纔一月必書見僖公有憂民之心而閔雨也
故三年六月雨亦書夫其得雨必書不雨必書則公
之念民深矣

楚人侵鄭

左傳

楚人伐鄭
章丙
鄭聃伯

集說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頗已長殺子元用
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

桓

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
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家氏鉉翁曰會

于檼

謀救鄭楚人比歲侵鄭而師不出何哉王師不
討有罪幾百年矣以伐楚為先務可謂天下之至難也

必萬全

而後動明年楚伐鄭師乃

出春秋

不以緩為譏矜其難也

甲惠王二

三年

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年衛文三年
蔡穆十八年鄭文十六年曹昭五年陳

子十年

宣三十六年杞惠十六年宋桓二

十五年秦穆三年楚成十五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

何以書
記異也

穀梁

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
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案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
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
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
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
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
而書以著其慢也

集說

杜氏預曰

一時不雨則書首月

范氏甯曰

閔憂也經

高氏閔曰

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

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張氏洽曰愚案春秋傳心之要典三時不雨則饑饉荐

臻民命阽危此雲漢所以編於詩而去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雖記陽亢時災然書法異於文公亦因以

著其君尚憂民之憂也趙氏鵬飛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雖不雨無害於農而必書

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汪氏克寬曰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

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

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

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
經間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
有異事故不復出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
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
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
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
不以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

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
縣西四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

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相傳為徐偃王墓

舒杜注舒國廬江舒縣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

舒縣古城是

集說劉氏敵曰舒者何附庸之國也杜氏例曰勝國
而不用大師亦曰取非也成國重於附庸附庸

重於都邑春秋凡記禍亂宜分別此三等之異知其罪有大小輕重淺深者也今顧不然反為不道者記師行難易而已何益於褒貶哉又曰公羊云易也非常也若實滅國豈得言取變滅言取是輕滅國之科同於取邑春秋豈為爾乎孫氏覺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屬徐也許氏翰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齊魯趙氏鵬飛曰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於齊也徐服於齊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隸於廬而迫近楚詩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也齊之為謀嚴其不備而取之奪楚援也其後楚疾於徐而兩伐之齊桓公為合八國之君於匡而使大夫救徐則楚之伐蓋憤徐滅其與國而桓公救之亦以其有取舒之功也李氏廣曰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得以易而滅其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書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

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瀆書亡足矣何得稱取
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
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未滅之辭故先儒林氏以
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

秋以其效順於侯國也故

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
案徐人取舒公羊以書取為易蘇氏轍以書
人為羨文皆非也惟李氏廉會通最合經旨

六月雨

左傳 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
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公羊 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

穀梁 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傳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興民同其憂喜雨興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

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集說 何氏休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明天人相與報應之際不可

不察其意 楊氏士勛曰春秋上下時雨不書非常乃錄今輒書六月雨者欲明僖公得雨則心喜故也

心喜是於民情深故特錄之 劉氏敬曰不雨言不雨此其曰六月雨何樂之也憂之故樂之也憂以天

下樂以天下又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

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閑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 高氏

閱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張氏洽曰得雨而

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之不勤矣所以此書雨而彼不書也 李氏廉曰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 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杜注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今山東

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
十里陽穀故城是也

左傳

謀伐楚也

公羊

此大會也曷為未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穀梁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

胡傳

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貴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

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侯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集說
張氏洽曰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趙氏鵬飛曰貫之盟盟之而已伐楚之謀初未以諭江黃也陽穀之會江黃聽命於齊為伐楚之援也江居新息而黃居弋陽二國在楚之東南而陘近蔡楚兵至陘則二國在楚兵之後各按兵不動為掎角之勢齊與諸侯鬪其前則江也黃也蹕其後今日陽穀之會受其謀也然則何為不命之於貫而復為是會耶蓋貫之盟二國新至不保其無

攜也故盟以結之伐楚之謀不可泄也今伐楚之謀已集會而命之授以成算故明年遂興伐楚之師焉
李氏庶曰陽穀之會公穀胡傳皆以為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汪氏克寬曰二年楚侵鄭故又曰公羊云無障谷無貯粟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羅穀梁所云雍泉訖羅也
金氏質曰會于檉盟于貫會于陽穀萬全而後舉不敢以易也

案陽穀之會以為謀伐楚者左氏也公穀則皆無此意然下與伐楚事相近疑左氏說是故胡傳張注竝主是說蓋伐楚救鄭之謀已定於會檉諸侯惟宋最大江貴最遠故再為貫與陽穀之好以堅其信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穀作公子季友泣

左傳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公羊

言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

穀梁

莅者位也

集說

何氏休曰猶曰往盟于齊莅臨也孔氏穎達曰盟者殺牲插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從我去

者出我之意故曰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來陸氏淳曰啖子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

盟魯往他國盟者曰莅盟皆為盟而行故直以盟為文也若因朝聘而盟者則先書聘書如後乃言盟如

成十一年晉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文三年公如晉乙巳及晉侯盟之類汪氏克寬曰既稱莅盟則

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蒞盟者四惟此年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

有輔伯之善文七年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強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昭七年叔孫昭子之盟齊定

十一年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為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爾季氏本曰齊桓將伐楚恐蔡人洩機故不煩諸侯而使大夫受盟焉不限先後故不以大會書張氏溥曰審師期也案僖方遣季友如齊則盟期未定自不得日穀梁以不日為前定者非也

楚人伐鄭

左傳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

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集說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鄭歲受楚兵小國何以堪之使無伯主亦必屈於楚矣於此見齊桓之伐楚有所不容緩也一失鄭則楚愈熾後欲圖之可及哉故明年有次陘之師 李氏廣曰楚自莊十六

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汪氏克寬曰楚師三至於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檼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附錄左傳 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乙惠王二年 齊桓三十年晉獻二十一年衛文四年
丑十一年四年 齊桓三十九年鄭文十七年曹昭六年陳
宣三十七年杞惠十七年宋桓二
十六年秦穆四年楚成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陘杜注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

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埭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

水濱師進

次于涇

穆陵杜注齊境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有穆陵關在大峴山上無棣杜注齊境伏琛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今直隸河間府滄州鹽山縣即古無棣也縣南有無棣溝

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慕

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胡傳

潛師掠境曰侵侵幕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人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

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

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

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

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

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集說

何氏休曰時楚强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臨蔡蔡潰兵精威行乃推以伐

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修臣子之職不煩兵血力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錄其止次待之善其重愛

民命生事有漸故敏則有功
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
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蔡楚與國故先侵蔡蔡既潰
遂進師次于敵境劉氏敬曰公羊云國曰潰邑曰
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又云
其言次于涇何有俟也俟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俟何
為不言屈完如師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
蘇氏轍曰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涇以
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
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戰
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
避楚成得臣從之不得已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
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由此觀之桓文用兵皆求服人
而不求必勝也朱子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
楚特因以侵蔡爾非素謀也又曰桓公伐楚仗義執
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謗又曰諸侯有罪則

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
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
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呂陵之師之類是也陳
氏傳良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
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
秋浸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篡弑則修怨而已
問不及楚也桓公有志於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
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
而訛楚也桓合八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
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訛使其大夫
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張氏洽曰蔡自
獻舞以來屈服於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
蔡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楚自
桓二年蔡鄭會鄖已懼其為患又積五十年富強吞
并之力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
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

謂有功矣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干紀滅弦伐黃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也吳氏激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衆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也李氏廉曰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鄫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又曰經書潰四幕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辭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察自北杏之後甘心事楚齊桓侵蔡所以披楚之黨也又曰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遂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則但譏其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暴其遂伐曹遂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事立說繼事而善

滅逼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為善
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
亦與遂伐楚同義 汪氏克寬曰成三年諸侯伐鄭
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
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
師次于鄖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
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或謂桓霸之初不
能救蔡蔡之從楚實不得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
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之會晉文僅能致蔡
于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
曰過乎 王氏樵曰荆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
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罪矣舍其大而問
其小仗義執言固如是乎楚大國也僭王大惡也我
以大惡責之彼肅然而受責哉攻之弗克圍之弗下
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
幾楚人之為辭也易我之服楚也亦易吁此所以為

霸者之心也。陳氏際奉曰：次陘之師不如城濮之戰，有四重兵深入，懸接為客主，可以逆待之一也。八國併將事權，不一久而變生二也。敵人乘險進不得戰，退無以自處，而我坐老三也。楚氣甚張，全師未効，足以待敵，非僅如二廣東宮之甲。從之者吾師有盡，而敵無窮。四也。故知齊之許盟，所謂善勝者也。

夏許男新臣卒

胡傳劉敞曰：諸侯卒於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塗之出疆必載椑，卒於師曰師卒，在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

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集說

杜氏預曰未同盟而赴以名 趙氏匡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於

師

劉氏敞曰左氏云卒於師非也若實卒於師經何以不記耶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

於師也又曰穀梁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非

也

書卒於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於師不足襃桓公

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訛文以申

桓公也

高氏閔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反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居勿反完音桓召上照

今郾城縣東四十
五里有召陵故城

左傳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

先君之好是繼興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
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
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
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衆無所用

之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

屈完者何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
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

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
桓公救中國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
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
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續也

穀梁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
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

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
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

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

胡傳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伐楚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興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

集說 杜氏預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於師以觀齊屈完覩齊之盛因而求盟政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范氏甯曰屈完來盟桓公退於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

則桓公不得志桓為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意言屈完是之貴者尊之以敵齊侯若屈完足以自專無假君命不為楚子所使故作自來之文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聖人之明訓也今乃尊人之臣許其不為君使輕人之主以為不合使臣是乃縱羣下以觀覩教強臣以專恣約之以禮豈當然乎穀梁傳曰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是其權時之便自來與齊盟也完之本意欲即盟於軍齊之喜其來服退舍以禮楚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召陵書實盟之所也陸氏淳曰啖氏云來盟于師我在師也又曰淳聞於師曰楚彊國也未嘗與列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且褒完則

楚子善足見稱楚子使則屈完之義微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孫氏復曰桓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强楚皆稱爵焉 杜氏讐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謗是以未加兵而强楚自服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於師也 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 蘇氏轍曰齊桓退舍以禮楚故復書曰盟于召陵言非陘也 高氏聞曰來盟者彼欲之也 張氏洽曰屈完書名氏嘉其服義而進之也 桓公退師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於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趙氏鵬飛曰楚服也楚屈完來盟于師不書使不與楚子當齊侯也 李氏曰盟于召陵以自盟為文不與其得抗諸侯也

庸曰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辭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又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前定則非也汪氏克寬曰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類然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

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兩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荆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績晉郤克等以力屈強齊齊因戰敗而强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及以譏之晉悼難澤雖能仗義以安侯國而陳袁僑之來諸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邾氏敬曰桓公稱霸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以楚為事而心畏楚之强也故先舉蔡嘗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於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托之辭恐逢彼

之怒至戰而自損也陳師以出未踐郢郊未覲楚子僅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圖許矣自召陵後同盟有事未聞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如故也齊何嘗能服楚耶張氏傳曰諸侯與大夫盟為霸諱也不稱使一則權在完一則嫌其太襃如荆人來聘之詞不盡興也

案五霸桓公為盛而桓之功莫大於攘楚召陵之役胡傳本公羊以為序績諸儒多從之者朱子亦稱其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但屈完來盟其詞甚亢既盟之後楚人圖許滅弦滅黃敗徐桀驁如故而桓不能禁則穀梁所謂得志為僅者豈不信哉况春秋書法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者諱之也今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所與盟者蓋亦為諸侯諱爾故兼取穀梁而郝氏敬之說亦附見焉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公穀作表

左傳

陳轘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

共其資糧扉屢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轘濤塗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

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

於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

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

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

則不

穀梁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集說董氏仲舒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損人之國而執其

大夫功未良成而志已溢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孫氏復曰桓公既與陳侯南服

強楚歸而反執陳轍濤塗其惡可知也陳氏傳良

曰齊侯稱人何貶也東遷之後諸侯始放春秋之治在諸侯而大夫不與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

在盟主而諸侯不與治在諸侯貶人之是故於中丘會

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是故於陘伐稱君於執濤塗稱人於溫會

稱君於執衛侯稱人李氏廉曰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若楚子會孟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亦

承上文之辭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
王氏樵曰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
師以討蓋陳蔡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由
已齊人以為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觀再
侵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
桓再興師得其成而後已非專以濤塗也

案伐陳之役先儒皆謂濤塗誤軍道獨王

氏樵以為陳貳於楚似亦有理故附存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

秋伐陳討

穀梁

不言其人及之
者何內師也

集說

孫氏復曰內言及外稱人皆微者也 程子曰
齊命也 張氏洽曰左氏興公羊所傳袁濤塗

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袁
濤塗之言爾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魯及江
黃伐陳再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
沛澤之說為信所以桓公怒陳之深至於與諸侯之
師伐而又侵也 趙氏鵬飛曰濤塗固給齊矣易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 今師道陳而陳患之則齊侯之師
不以律矣不能反求之身而責人之給已給之罪輕
而犯民之罪重故齊執轍濤塗所以不得為伯討也
既執其大夫又伐其國則陳有所不服蓋濤塗有罪
君不與焉陳君有罪民不與焉以一濤塗虐其君而
戕其民齊侯服楚而矜有不克終之漸矣故前日伐
楚爵之今日執濤塗伐陳人之褒貶何容心哉視其
功罪而已 吳氏徵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
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
人及之者江黃遠國不可無魯主兵也 汪氏克寬
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轍濤塗之文乃齊及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

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小則

集說

范氏甯曰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

陸

氏淳曰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

至自服

楚乎公羊之說非也

張氏洽

曰師出三時

見久役之勞也

趙氏鵬

飛曰伐楚而至其功大策

勲於廟為得其實

此因其實而書之以見善者也

吳氏激

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

其事且以師出

三時久役之勞也

程氏端學

曰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其師以侵陳勞民黷

武之甚也

李氏廉曰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

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皋駟至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為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為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強論也又曰謝氏曰兩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與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股伐淮夷故爾

葬許穆公 穆公作繆

集說

劉氏敬曰左氏云葬之以侯者似當時臣子欲歸美君父故引許男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

之禮葬之其實非禮何以言之許男卒於師是則可褒今卒於國不足褒也卒於師者言其圖義忘身知義不惑也已去師而歸其國則貪生徇私不知命人矣余氏光曰郭氏曰經書許男新臣卒而傳加一師字若曰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卒於王事加二等蓋因許本男爵謚而為公遂生此曲說文五月十日甲申許男業卒明年春葬許僖公宣十七年春正月許男錫我卒夏葬許昭公是二公者薨於朝會乎王事乎姑識一二於此傳之謬妄不攻自破矣

曹人侵陳

茲公作慈後同

霸國大夫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左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
師侵陳陳成歸轍濤塗

胡傳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恩數昔在周公征

於東方四國是王其恩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

不果納執轍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

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

於鄭振天下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於陘

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

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仲為王佐

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

歸惡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

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

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春秋

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茲叔牙子高氏閔曰書公孫茲帥

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

而人之則公孫茲興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胡氏銓曰壽塗誤軍則罪止壽塗爾何至伐其國哉豈有罪一臣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侵之甚矣程氏迥曰壽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爾非有荆楚之暴也桓公責楚甚略罪陳甚備非道也張氏栻曰五霸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召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轍壽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陳氏傳良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教書帥師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謀弑閔公而茲與教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郿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教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張氏洽曰再侵者陳近於楚伐而未得其成則陳必不服故侵以

列國之師待其服而後已觀孟子謂成湯之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慙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故春秋詳書伐侵以著其罪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當桓公之初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己和以遇物遠近咸服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召陵君臣俱驕楚無亡天遺鄭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吳氏激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荆之功一有誤軍道之罪既執其臣逼以三國伐之今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師之無名也陳氏際泰曰春秋之世凡三變桓公之身亦凡三變盟幽以前一桓公也次涇之時一桓公也召陵之後一桓公也蓋自是桓公之志荒矣

附錄左傳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

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渝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夷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縕於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新城杜注即曲沃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是也

丙惠王二十五年

齊桓三十一年晉獻二十二年衛文五年

寅十二年

年蔡穆二十一年鄭文十八年曹昭七年

陳宣三十八年杞惠十八年宋桓

二十七年秦穆五年楚成十七年

宋桓

杞惠十八年宋桓

楚成十七年

宋桓

杞惠十八年宋桓

楚成十七年

春

附錄左傳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閏必書雲物為

備故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

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虞寘薪焉夷吾訴之

公使讓之士爲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離焉無戎而城離公保焉寇離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犧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祉遂出奔翟

公羊鳥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

穀梁目晉侯斥殺

目

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胡傳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

集說

孔氏穎達曰用讒殺大子故斥言晉侯以罪之
罪晉侯則申生無罪也 蘇氏轍曰父子兄弟

人之大倫也而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故凡殺世子
母弟必稱其君且世子母弟之親非君殺之無能殺
之者是以責之君也 陳氏傳良曰大子縊於新城
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讒而不見則其君之罪
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寤以伊戾之譖自
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張氏洽曰春秋斥晉侯而目
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
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
設此心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可以
示有國之鑑戒矣 家氏鉉翁曰申生處人道之變
不死不可得也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甚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
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
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僖十

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
殺得其罪則不書季氏本曰凡書殺者有欲殺之
心者也獻公苟無欲殺之心申生必不奔新城新城
奔而其傳殺此申生所以不能自明也不辭不行以
安驪姬之說亦因父志不可回爾若果出於初心則
新城必不奔矣奔而不赦則無所逃矣如此然後合
於晉侯書殺之意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 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

也與其子俱來朝也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
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
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
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集說何氏休曰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 范氏
甯曰參議謂伯姬祀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
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隨母行年
尚幼弱未可責以人子之道伯姬以莊二十五年夏
嫁至今十三年則子幼可知 孔氏穎達曰伯姬未
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
母亦得歸寧也諸侯之子得有攝君之禮行朝之義
但此子幼弱而卒不成朝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也
若其能行朝禮則世子當如射姑伯姬別言來爾
孫氏復曰伯姬內女來朝其子以其子來朝也 諸
侯來朝猶曰不可祀伯姬來朝其子非禮可知 諸
氏覺曰此言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
蘇氏轍曰僖公之母成風在焉則伯姬歸寧禮也
諸侯之子代父而朝禮之變也弱而從其母以朝非
禮也 高氏閔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
童子侯 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 伯

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辭如之何而勝朝乎
張氏洽曰杞伯姬來杜氏以為寧成風也其子蓋
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然朝者宗
廟朝廷之上諸侯相見之禮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
使婦人參之著杞伯與僖公之失正也 吳氏澂曰
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
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
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
欲託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
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
也

夏公孫茲如年

左傳 公孫茲如
年娶焉

集說 杜氏預曰叔孫戴伯娶於年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年因自為逆 孔氏穎達曰年

是附庸之國惟桓十五年邾人年人葛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於魯魯不應使卿聘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卿非君命不能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焉明其因娶而聘趙氏鵬飛曰茲公子牙之子前年伐陳已專兵矣今又如年其專日熾仲孫叔孫氏之僭基於此故聖人詳記之 汪氏克寬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以聘禮而行私事也李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茲李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娶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託君命以遂其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首止公穀作
戴後同

左傳

會于首止會王大
子鄭謀寧周也

公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
貴也世子猶世子也

穀梁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

世天
下也

胡傳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
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

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
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

次於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比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

班位定矣

集說范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啖氏助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云會齊侯孫氏復曰此桓帥諸侯致王世子于首止也不與桓致王世子使與諸侯齊列故先言公及諸侯而後言會王世子以尊之程子曰世子王之歲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高氏聞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

是從遠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陳氏傳良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天下之諸侯以會之世子危不得立而為會以定之禮之變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侯不以世子夷於諸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俞氏舉曰及諸侯以會殊會也殊會之義有二會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抗也會吳抑之而不使其抗也李氏廉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汪氏克寬曰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

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戍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以及或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袒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内外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

附錄左傳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

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

秋諸侯盟

公羊

諸侯何以不序

一事而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

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

尊王世子而不敢與

盟也尊則其不敢與

盟者不相信也故

謹信也

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

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已

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

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

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舍天王

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

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

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

已而天王尊矣
世子受之可也

胡傳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
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
大者也 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
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 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
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

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集說 杜氏預曰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
故也 范氏甯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
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 孔氏穎達曰此諸侯
還是上會之諸侯故從省文不復序也昭十三年秋
公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不言諸侯者為間無異事故也九年夏公會寧周公
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者為
其間有伯姬卒故也此會盟之間無他異事復稱諸

侯者為王世子不盟故也 徐氏彥曰若不言諸侯則恐世子亦與之盟故須言諸侯盟于首戴則世子不與可知 蘆氏全曰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 緜氏復曰不言王世子者會猶可言也盟之則甚矣王世子非諸侯可得盟也劉氏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而不謗此之謂也 高氏閔曰諸侯自盟所以定世子也夫齊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 陳氏傳良曰桓有諸侯之事三于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媿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於微者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

避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
晉厲之伉也春秋是以子桓也張氏洽曰此盟蓋
會世子之禮已卑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歟桓公此舉其義既明其禮復正此所
以為一匡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也李氏
廉曰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
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尊王之
事美之大也于宋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
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
皆書重辭複以見意也又曰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
略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
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
能詳也又曰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
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赦許城緣陵
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
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赦許又與緣陵異蓋于

鹹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
殊辭緣陵為略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
之常辭又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
以別之首止葵丘皋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
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皋鼬
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
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
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 汪氏克寬曰據祝柯
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毫城北
平丘無中事不舉諸侯又曰會盟同地而書辭重複
者四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丘示威而晉伯衰
于宋晉楚為成而諸侯失伯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
美惡不嫌

同辭也

案首止之盟先儒皆與桓獨蘇氏轍以為衰世之意
或遂以挾天子議桓者非也逃者匹夫之事觀下文

鄭伯不盟書逃則
經之與桓無疑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無汝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

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夫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

其師

而歸

穀梁

以其去諸侯
故逃之也

胡傳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

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
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

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集說何氏休曰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不肯盟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故云爾孔氏穎達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則會盟必有師旅鄭伯棄其師衆輕身逃歸趙氏匡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劉氏敬曰其言逃歸何去其衆也國君去其衆猶曰匹夫之行也又曰公羊曰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書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書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劉氏絢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噫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鄭伯之罪也

陳氏傳良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屬之役逃晉而後書

家氏鉉翁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利誘鄭伯鄭伯動於欲而不能以義制命遂逃歸不盟不顧事理之順逆雖承王命實所以累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滅國之始
弦杜注弦國在弋陽

軒縣東南今河南汝寧府光州

西南有弦城湖廣黃州府蘄水縣

有軒縣故城皆魏晉時弋陽郡境

左傳

楚闢穀於莧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
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

備故

亡

道杜注道國在汝南安陽縣案安陽漢志作陽安

應劭曰陽安縣有道亭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東

北有陽安故城其南即道國也

栢杜注國名汝

南西平縣有栢亭今縣屬河南汝寧府亭在縣西

集說孫氏復曰楚人滅弦惡桓不能救也十年狄滅

溫十二年楚人滅黃義同張氏洽曰楚外受

盟于召陵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閭鄭而帥師

滅弦書人罪之也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

名以為尚可望以興復其國故不絕也至於忘宗社事沈讎然後名之名之乃絕之也黃弦同壤而黃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桓公於此時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列國之威而制楚之橫歟故詳書以罪桓公之失此幾會也

案穀梁謂不日微國也非也國亡無赴告者失其日爾滅國重事豈以微國而略之乎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號是滅何
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
罪而以為戮不惟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何
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
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
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
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
服振振取號之旂鶴之貴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
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庚
鶴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號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罷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

井伯以媵奉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
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
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虞號之相救

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胡傳虞已滅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爾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不言以歸驗
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貴為
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
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
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集說范氏甯曰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
不書其處乳氏穎達曰釋例曰虞公昧於貨
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
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陸氏淳曰虞公曾為三

公故謂之公孫氏復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五等之制雖其國家宮室車旛衣服禮儀之有差而天子命之南面稱孤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有罪猶不得專執況無罪者乎春秋之世諸侯無小大惟力是恃力能相執則執之無復請於天子故孔子從而錄之正以王法或則稱侯以著其惡或則稱人以奪其爵稱侯以著其惡者謂雖非王命執得其罪其罰輕故但著其專執之惡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之類是也稱人以奪其爵者謂既非王命又執不得其罪其罰重故奪其爵此年晉人執虞公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之類是也劉氏敵曰此滅也何以不言滅虞之滅於晉久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久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又曰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晉命行乎虞民

美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褒貶進退宜以其類豈
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
其民執之者則書虞執其公可也今春秋乃曰晉人
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程子曰書執
而不書滅自取也陳氏傳良曰晉滅虞矣則其但
書執何以為晉人之罪徒執其君馬爾而虞自亡也
張氏治曰下陽二國之門戶虞虢所恃不可失也
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國家之將絕而以國之所
恃資敵故書滅下陽於前而書晉人執虞公於後則
晉獻無道絕滅虢叔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亡
滅片言具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項
氏安世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
然見虞之無國也家氏鉉翁曰虞公天子三公也
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論者
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程氏端學曰諸侯天
子所封又晉虞同姓虞固愚也然晉獻詭計執之惡

不可掩矣。汪氏克寬曰：春秋書滅國者三十有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沒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蓋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爾。案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固不書滅，然其實已滅矣。故下陽號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於滅國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俱見焉。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二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貢生臣張誠智